

The Dumbest GENERATION

MARK BAUERLEIN

最愚蠢的一代

[美] 马克·鲍尔莱恩 / 著 杨蕾 / 译

一本书激怒 8500 万 30 岁以下的人 | 引发《三联生活周刊》、《单向街》高度关注
数字时代如何麻痹年青一代并危及他们的未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The Dumbest GENERATION

MARK BAUERLEIN

最愚蠢的一代

[美] 马克·鲍尔莱恩 / 著 杨蕾 / 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愚蠢的一代 / (美) 鲍尔莱恩著; 杨蕾译. --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80688-682-3

I . ①最… II . ①鲍… ②杨… III . ①数字技术—影
响—青年—研究—美国 IV . ① D43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4368 号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2-2011-109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by MARK BAUERLEI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eremy P. Tarcher,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最愚蠢的一代

THE DUMBEST GENERATION

责任编辑: 徐 晶

装帧设计: **Typo_design**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 项 新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 话: (022) 23366354

传 真: (022) 23075303

网 址: www.tssap.com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21 千

出版时间: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引 言	7
-----------	---

第一章	知识贫乏	19
第二章	恐惧读书	47
第三章	屏幕时间	81
第四章	在线学习 一无所获	125
第五章	精神导师 背叛传统	173
第六章	文化斗士 不复存在	217

The Dumbest GENERATION

MARK BAUERLEIN

最愚蠢的一代

[美] 马克·鲍尔莱恩 / 著 杨蕾 / 译

· 本书激怒 8500 万 30 岁以下的人 | 引发《三联生活周刊》、《单向街》高度关注
· 数字时代如何麻痹年青一代并危及他们的未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事实上，最愚蠢一代的最大矛盾在于——正如鲍尔莱恩先生所说——他们比任何前辈都更容易获得知识，然而他们的成就大不如前人。物质充裕了，智力上的表现却是反过来的。

——《纽约时报》

如果你是 20 岁以下孩子的家长，如果你今年秋天只想读一本书的话，那么读读这本吧。鲍尔莱恩写的这本刺耳又易读的书将告诉你，科技与其创造的数字文化并没有开阔年青一代的视野，相反却让他们日益沉溺于自我小世界里，以致阻碍了一切与其他任何事物的联系。

——《今日美国》

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

你可以说马克·鲍尔莱恩在夸大其词。每一代成年人不都有冲动去贬低下一代吗？但是，这种夸大其词却有助于矫正我们日趋严重的技术迷恋症。

——《单向街》

奇怪的是，鲍尔莱恩承认“今天的孩子比过去更聪明、更积极”。如果说他们是“最愚蠢”的，只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不同，只是因为他们的“屏读”习惯让传统阅读载体黯然失色的话——那么，随着他们的逐渐成熟，随着老一辈世界里新变化的出现，随着不同奖赏机制的建立，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口诛笔伐任何 30 岁以下的人，这才是愚蠢的。

——《新闻周刊》

MARK BAUERLEIN 最愚蠢的一代

上架建议：经典·大众文化

ISBN 978-7-80688-682-3



9 787806 886823 >

定价：39.80元

The Dumbest GENERATION MARK BAUERLEIN 最愚蠢的一代

[美] 马克·鲍尔莱恩 / 著 杨蕾 / 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目 录

引 言	7
-----------	---

第一章	知识贫乏	19
-----	------------	----

第二章	恐惧读书	47
-----	------------	----

第三章	屏幕时间	81
-----	------------	----

第四章	在线学习 一无所获	125
-----	-----------------	-----

第五章	精神导师 背叛传统	173
-----	-----------------	-----

第六章	文化斗士 不复存在	217
-----	-----------------	-----

引言

毕业十年之后，作家亚历山德拉·罗宾斯（Alexandra Robbins）重返母校——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沃尔特惠特曼高中，她发现了一个可怕的趋势。孩子们苦不堪言。她忆起自己的高中时代，虽然也曾课业繁重，但课余时间还是丰富的，有闲暇时间能够让自己“全面发展”。然而，到2005年前后，惠特曼高中的学生们不再享有这些。罗宾斯与学生们共度一年，并将这一年的经历从始至终写进其著作《优等生们》（*The Overachievers*）。该书所描述的青少年，头脑中唯一的想法是“成功”，内心里仅有的感触是“焦虑”。他们被困在疯狂的“过度追求成就的文化”陷阱之中，进行着紧张忙乱的比赛：门门功课都要得A，SAT测试¹成绩要达到750分以上，要学习钢琴课程，要取得AP课程²的学分，要保持良好身体状态，要取悦父母，要志愿参加拓展项目，最为重要的是，要成功进入“HYP”（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

随着毕业的临近，他们的简历内容日趋丰富，闪光点逐渐增多，但他们的精神却越发萎靡和病态。一个被罗宾斯称为“隐身优等生”的惠特曼高中三年级学生，PSAT³预考取得了2380的高分（满分2400），他非但没有因此而欢欣雀跃，反而忧心忡忡，担心组织管理这项考试的公司故意为之，“使试题更容易，从而让学生感觉培训课程有效果”。

“完美主义者”奥黛丽花费数周拼力制作完成一座牙签桥梁。她和她的合作伙伴对此桥寄予厚望，希望能为他们在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赢得一席之

1 SAT：全称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中文名称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该测试由美国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主办，SAT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去美国名校学习并获取奖学金的重要参考。

2 AP：全称Advanced Placement，中文名称为大学预修课程，是在高中阶段开设的具有大学水平的课程。美国高中的AP课程由美国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主持，有22个门类，37个学科，已在美国15000多所高中里普遍开设。

3 PSAT：全称Preliminary SAT，是SAT的预备测验。

地。她还是一名年轻的民主党人，也在餐厅打工。她的行为方式引人注目，她认为其他每一名学生都直接与自己竞争，所以她从不在同学面前查看自己的成绩，每当试卷或测试结果返回到自己手上，“她看都不看就‘翻扣’过来，然后把它‘放置’一边，直到她‘回到家’才会查看分数”。

“AP 弗兰克”在高中三年级时就成为惠特曼高中的传说，当时他挣扎在“七门 AP 课程的重压之下，每天下午都要学习，在课堂上打盹，并且不吃午饭”。当他取得 1570 分的 SAT 成绩时，他那飞扬跋扈的母亲极度惊恐，放声尖叫，只有当他再次参加考试并取得完美的 1600 分时，她的震惊才得以平息。

“超级明星”朱莉选修了五门 AP 课程，并在一家博物馆实习，每周三次。同时，她还坚持越野跑。每天晚饭后，她便埋头于书山题海之中，直到就寝时间，甚至更晚。她的 SAT 成绩“只”得到了 1410 分，尽管如此，她不知来年秋季将会沦落到哪里。

罗宾斯无限哀伤地说，这些孩子已经沉沦至一种“癫狂的竞争状态”，高中本来应该是开启学生思想，塑造学生性格的殿堂，如今却已演变成一座炼狱，一张“权谋策略的温床”。为了得到更好的成绩，孩子们不惜讨价还价，威逼利诱，阿谀奉承。他们支付大笔金钱给老师和教练，只为自己的成绩能提高几分，并在大学录取过程中得到帮助。家长们形影相随，不断盘问，并且把孩子们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成绩上的膨胀只会让情形变得更加糟糕，一个 A- 的平均分已不再是一种荣耀，而是耻辱。他们无法放松，更谈不上玩耍。把这些聪明敏感的青少年逼入内疚和绝望的心理困境，无异于谋杀。昔日职场中的激烈竞争——一群身着灰色法兰绒西服的男人们竞相攀爬商业阶梯——如今已经渗透到高中生活，罗宾斯借用那些饱受折磨的谈话对象向我们揭示了这样做的后果。

对成就的追逐取代了其他的人生问题，孩子们似乎无法逃脱。回到 2001

年，当大卫·布鲁克斯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参观并采访学生时，他听到的校园生活是毫无趣味的日日夜夜，没有阅读报纸的时间，没有谈论政治或者约会的机会，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技能提升活动”。他把那些“连聊天都必须制订预约计划”的学生们称为“计划孩子”（该命名来自“计划人”，一个对50多岁人群的老的称谓）。追求成功是为他们制订好的计划，从幼儿园到大学，每一个阶段，他们都经历着来自标准化测试、堆积如山的作业、鼓励性的信息以及课外任务的奖励或惩罚。这种体系不断地列出学习计划，把学生相互比较，而学生很快就悟出了其中的真谛：结果才是唯一重要的。教育作家阿尔菲·科恩（Alfie Kohn）对他们的逻辑调整做出如下总结：

试想，在学校不间断地强调表现、结果、成就、成功是如何如何重要的情况下，一名学生一旦获得这样的信息，就很难忘情地投身于创作一首诗歌或者尝试制造一架望远镜的过程中。他会因为过分担心结果而根本无法完全投入到产生这些结果的事情本身中去。

只要得到好的成绩就够了，他们告诉自己，要善于考试，学习，学习，再学习。课外作业被当成需要完成的练习，如同刷盘洗碗一般，而不是他们要花费毕生时间获取的知识。内在生活逐渐淡出，只剩下外部的光鲜荣誉才最为紧要。曾经，课外生活指的是体育运动、漫画和到处闲逛，而现在，家庭作业就是全部。正如美国学校图书馆协会会长告诉《华盛顿邮报》的那样，“如今：当孩子们在学校时，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值太高了。他们有做不完的功课，很难找到时间去阅读闲杂书籍。”家庭作业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祸患，关于这一主题近期有很多文献，如：《家庭作业的末日：作业如何破坏家庭，使孩子负担过重并且限制学习》（*The End of Homework: How Homework Disrupts Families, Overburdens Children, and Limits Learning*）、《家庭作业传奇：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灾难深重》（*The Homework Myth: Why Our Kids Get Too Much of a Bad Thing*）以及《反对家庭作业：作业如何伤害我们的孩

4 David Brooks: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子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The Case Against Homework: How Home Is Hurting Our Children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家长、教师、媒体以及孩子们自己都见证着其中的危险，然而这一体系仍在大行其道。《家庭作业的末日》的作者克拉洛韦克和比尔宣称：“我们相信，改革现行的家庭作业这种做法对家庭政治和个人解放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顽固势力过于强大。过度追求成就的文化、痴迷于结果的父母、立足于成果的规范等等，都在继续对孩子们施暴，并致使忧心忡忡的观察者，如罗宾斯，登上《今日》节目⁵。考试在继续进行，作业依旧堆积如山，2007年争夺常春藤大学入学名额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但是，以上种种现象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根据美国皮尤研究机构(Pew Research)2006年的一份调查发现，超过一半(56%)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父母施加给学生的压力太少，只有15%的人表示“太多”。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某个地方出错了，大多数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了评论家们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关于学习过度、劳累过度的孩子们的画面，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些画面并不真实，没有完全反映出美国青少年的真实状况。因为，尽管有华盛顿特区城郊高年级学生大汗淋漓地参加微积分测验的动人故事；有在校大学生像工作中的CEO们一样按时间表安排朋友会面的感人形象；有骇人听闻的对家庭作业的抱怨，然而我们这个国家大多数年轻人在中学和大学里的真实生活习惯，却显示出一个完全相反，但同样令人不安的问题。

让我们仔细看下面这项关于家庭作业时间的统计数据，该数据不是取自十几个历经曲折、一路向上的孩子们，而是来自全美26个州110所学校的81,499名学生——《2006年高中学生活动情况调查》。当被问及他们每周用于“阅读或学习”的时间时，几乎所有人，足足有90%的被调查学生每周

5 Today Show: 美国NBC的一档新闻节目。

花在“阅读或学习”上的时间为荒谬的5小时或更少，有55%的学生甚至不足1小时。与此同时，31%的学生承认他们每周花在“看电视或玩电子游戏”上的时间至少有6小时，25%的学生表示他们每周至少有6小时用于网上冲浪和聊天。

再来看下面这份2004年由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院组织的题为《1981—2003年美国青年时间变迁》的调查报告，该项调查选取了2000个拥有6~17岁孩子的家庭为样本。2003年，15~17岁的青少年用于家庭作业的时间，周六、周日每天只有24分钟，周一至周五每天为50分钟，而平日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作业时间的两倍多，足足1小时55分钟。

还有下面这份由美国教育部提交的题为《NAEP2004年学术进展趋势》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收集了大量信息，其中包括2004年数千名17岁高中生用于学习和阅读的时间数据。当被问及他们前一天用于家庭作业的时间时，得到的数据少得可怜。足足有26%的学生表示，他们没有任何功课要做；有13%的学生承认，学校布置了家庭作业，但他们一点都没做。四分之一多一点（28%）的学生用了不到1小时，另有22%的学生花了1~2个小时，只有11%的学生通过了2小时的大关。

再看一下由霍雷肖阿尔及尔协会提交的《2004—2005年美国青年状况》报告，该报告显示，60%的青少年学生每周用于家庭作业的时间为5小时或者更少。

即使是考上大学的“好”学生，在学习时间上也没有什么进步。根据《2006年全美学生活动情况调查》——《高中学生活动情况调查》的大学版——大学四年级学生用于“课前预习准备”的时间非常少，令人震惊。几乎每五个大四学生中就有一个（18%），每周用于“课前预习准备”的时间只有1~5小时，26%的大四学生为6~10小时。根据大学教授们的估计，一个成功的学期大约需要每周投入25小时坚持课外学习，但是只有11%的大四学生达到了这一标准。这些年轻的成年人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选择了一个专业，并坚持了7个学期，但是，他们在课上和课外用于学习的时间加起来还没有

做一份兼职工作的时间多。

针对休闲时间被挤压得正在消失的说法，劳动统计局公布了一年一度的《美国人时间利用调查》，该调查邀请多达 21,000 人坚持记录他们白天的活动，活动类别包括工作、学习、育儿以及休闲时间。在 2005 年，15 ~ 24 岁年龄组的人群平均每天享有足足 5.5 小时的闲暇时光，其中有超过 2 小时是在电视前度过的。

上述调查以及许多其他大型调查的结果，驳斥了那些狂乱且片面展现青少年习惯和成绩，并使之登上头条新闻、充斥谈话节目的行为。精明的观察员对于“我们让孩子劳累过度”的警示小心提防着，如《华盛顿邮报》的教育记者杰伊·马修斯（Jay Mathews），他称罗宾斯的书是在“散布谎言”；还有布鲁金斯学会的汤姆·洛夫莱斯（Tom loveless），他在 2003 年关于家庭作业的报告中提到“‘家庭作业正在摧残孩童’这种说辞是彻头彻尾违背事实的”。一名记者与十几位追求成功的学生精英的相遇，其故事是生动感人的，但这与海量的数据并不相符。有关的调查、研究、测试和证据揭示出相反的现象，也就是说，比起那些流行报道中所讲述的学生精英，绝大多数的高中和大学学生连小有成就都谈不上，远没有那么忙碌，学习压力也没有那么繁重。发布这些令人沮丧的报告的，是没有任何私心和企图政府机构，是需要称职雇员的商界领袖，是同情青少年的基金会。虽然他们缺乏戏剧化的表述方式，但他们公布的评估信息更加可靠，为我们了解美国年轻人真实的精神状态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基线，同时提醒我们不要高估青少年的状态水平。

本书试图将最好和最广泛的研究整合到一起，以形成一幅不同视角下的新一代美国人的心智图。本书不涉及行为和价值观，只讨论 30 岁以下人群的智力问题。他们的政治倾向以及职业抱负都无关紧要。许多针对 Y 世代（或 DotNet 世代，千禧一代）的书籍、文章、研究论文以及营销战略都会对年轻人的举止、音乐、服装、语言、性欲、信仰、差异性、抑郁症、犯罪行为、吸食毒品、道德准则和名誉声望详加评论，但本书不是。它只坚守一个主题，即美国年轻人的智力状况，并用现实可靠的证据加以阐述，记录下那些难以

证明，却在他们脑海中暗自发生的事情。这些信息虽然零散且缺少分析，但是一旦汇集起来加以比较，一个连贯且危险的下降势头便跃然纸上。

这听起来很悲观，许多对青年压力持同情态度的人可能会将本书视作一个乖戾老人的随口唠叨。年长者总是抱怨青年人轻易放弃，而作为反击，青年人给他们贴上“老顽固”的标签。尽管如此，但是，老一代斥责年青一代，年长者与年轻人展开激烈的竞争性辨证，年轻人的活力与乐观对抗年长者的智慧与现实态度，彼此剖析对方最坏的脾性，并在辨证之中产生共鸣，这对整个人性的演进而言，或许是个健康的过程。然而，这是另一个问题。本书的结论源自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源自公共机构和私营组织，源自大学教授和媒体中心，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多样的青少年态度。但是，他们却屡屡得出相同的结论，这更显得非同寻常。他们披露的关于青少年行为的趋势及后果有很多，智力问题反反复复出现。这个成果不像一群驾车在大道上缓慢行进的青少年，用隆隆的嘻哈节奏震得沿街商店的橱窗嘎嘎作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其影响却远比名牌服装和讲话方式深远。它触及一个年轻人心灵的核心，一座他们征服世界时必须依仗的智力仓库。然而，这些消息却在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个矛盾的、令人痛心的严峻形势正在迫近。

矛盾之处也许在于，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走上信息高速公路，催生了知识经济，经历着数字革命，将体力劳动者转变为知识工作者，提升了创意阶层，并且预料到创感时代（Conceptual Age）的来临。用壮丽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大肆宣扬这些社会现象，意味着对知识和信息的日益珍视，而上至《连线》（Wired）杂志，下至阿尔·戈尔（Al Gore）、托马斯·弗里德曼⁶以及“美国创新之未来”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o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Innovation）的每一个人，都以实际行动遥相呼应着这一变化。当布什总统于2006年2

⁶ Thomas Friedman：牛津大学毕业，现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唯一一个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他精通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有五所美国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新闻工作之余，他也是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与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等人共同开设一门“全球化”的课程。他也是《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等全球畅销书的作者。